

探訪蔣公新聞的追憶

任念祖

筆者從事軍中新聞工作自民國四十二年到民國五十三年期間，每當先總統蔣公到軍中巡視或主持各種典禮時，筆者多曾追隨採訪，或負責處理採訪活動有關的新聞工作。由於職務關係，採訪到的新聞，不僅常被國內報紙全面採用，也常被外國記者轉發世界各地報紙採用。

失敗成功兩次採訪

我首次採訪先總統蔣公的新聞，是在民國四十二年的秋末，蔣公到嘉義空軍基地親校駐南部三軍。我時任第五十四軍軍報社隨軍記者，奉命隨同部隊前往採訪。這第一次採訪甚麼都未採訪到，不但未看到蔣公，連校閱活動的情形也沒看到；只聽到蔣公校閱後的訓話。原因是我是軍報記者，不是「正式記者」，未列入採訪人員名單；校閱開始前，便被請出校閱場，隨同其他校閱勤務人員一起被關進飛機棚場中，直到校閱過後蔣公驅車離去，才讓出來。

探訪蔣公新聞的追憶

第二次採訪蔣公的新聞時，我可就神氣了，不但看到了蔣公的慈暉，而且還追隨在他的身邊。只是這次採訪是偶遇的，而非預知的，亦非先

奉有命令，同時，這時我已無記者頭銜，而是陸軍官校補訓總隊的宣傳官，所以負責採訪，是因爲兼編一個小型週報「革命軍」。陸軍官校補訓總隊是在「孫立人案」發生後的次年，爲了第四軍官訓練班畢業的軍官們而成立的。旨在使所有軍官訓練班畢業的軍官都來此補訓，結業後給予陸軍官校畢業的正式學歷；統一軍官學資，增強團結。

蔣公非常重視這項訓練工作，親自挑選幹部，親自主持各期開訓典禮及結業典禮。民國四十四年冬天，補訓總隊成立不久的一個週末晚上，我正同幾位學員在中山室玩橋牌，忽聽一聲「立正」，站起來一看，蔣公正站在我的面前，使我緊張得不知所措。這真是一個突發性的新新聞，我立即跟着從教室、寢室、廚房，一路採訪。

蔣公的一言一行我都仔細記下，三天後在我編的「革命軍」小報中刊出。在報紙分發時，使我首次看到羣衆搶閱轟動性新聞的盛況，也首次享受到報導重大新聞後的內心喜悅！當然，這項報導更對學員士氣及教育訓練，提供了很大幫助。因此，當時的總政治部主任張彝鼎將軍，特准將這

個小報由總政治部列專款補助。

擔起要聞中心任務

我以正式記者身份探訪先總統蔣公的新聞，是從民國四十七年初，出任國防部軍事新聞通訊社高雄分社主任開始的。軍聞社高雄分社主任對我來說以及在軍中新聞史上，頗具趣味性。其一，我當時是上尉，主任職務編階是上校（後改中校），記者劉振志兄（現任聯合報副總編輯）則是少校。其二，我在那裏不到兩年，前國民大會秘書處資料組長易恕孜先生，接替當時的軍聞社長漆高儒出任社長；不久後我亦被免職，回總社擔任記者。過了不到三個月，漆社長又回軍聞社接替易恕孜擔任社長，我也同時奉命重回高雄任分社主任。

我在軍聞社高雄分社前後工作四年。這期間，正是金門「八二三」砲戰前後，是國軍的訓練及戰備最緊張階段。當時南部地區，不僅是三軍訓練基地，也是後方戰備部署的重心，先總統蔣公經常駐節那裏，每當公開巡視軍中、校閱演習及主持三軍官校各種典禮，都由我負責採訪及報

中 導任務，那時軍聞社高雄分社，幾乎成了國家要聞的發佈中心。編制雖然不大，組織相當健全，有採、編、校、印及收發報電臺，兼對南部各報直接發稿。記者雖然只有兩位，但都非常優秀，都有很高知名度。一位即劉振志兄，他跑海軍；一位是現任臺灣新聞報副總編輯劉體章兄，他跑空軍，我則兼跑陸軍，遇有重大演習，三人一起出動。

採訪蔣公在軍中的各種活動新聞，並非軍聞社的專利；凡是應該報導的，負責單位都是廣邀各報及通訊社記者採訪。在機會相等的情況下，軍聞社記者反而沒有一般記者那麼方便。因為軍聞社記者具有軍人身份，在蔣公到場的場合中，每個人都是長官，不僅不能像其他記者那樣亂鑽猛搶，而且言行舉止必須有適當節制。軍聞社所以能對國家要聞，建立發稿權威，乃是基於下述兩個原因：

第一，是它能做到通訊社必須具備的要求。凡是通訊社都無自己的傳播媒體，其所採新聞是供應別人的傳播媒體採用。如果稿子的內容及寫作水準，沒有他們自己的記者寫得好，就很難有被採用的機會，因之，當時的軍聞社，對於記者的素質要求極嚴，發出的稿子都有相當水準，故能為報紙、電臺所樂用，並常為外國記者所轉發。

第二、軍聞社有關蔣總統的新聞，尤其是講話的新聞，也同中央社一樣，寫好稿子先送總統官邸審閱後再發。這一過程，並非官邸或有關單位的規定，事實上官邸並不願接受這種麻煩，每當電話連繫時，都是要軍聞社自己決定。軍聞社

所以送審閱，一是尊敬國家元首；二是怕有不妥；三是提高新聞的正確度和權威性，以發揮官方通訊社應具的功能。

當年國內報界，沒有現在「大膽」；那時對於重大新聞的處理，決不敢有所扭曲；尤對有關總統的新聞，在處理時更是小心翼翼。軍聞社所發有關總統的新聞，既有較高寫作水準，且經官邸看過，因此常被各報優先採用。當然，那時中央社的稿子被採用率也相當高，但總統在軍中的新聞，各報都以用軍聞社稿為主，其次才是中央社或其「本報訊」。

與中央社合作無間

這一情形並非是軍聞社的稿子水準比中央社好，而是因為在那段時間，凡是有關蔣公在軍中的新聞，絕大部份都是發生在南部地區，軍聞社成立高雄分社的目的，也就是基於這一需要，以加強宣傳。

中央社在高雄雖也設有分社，主持人方強原兄，學識經驗及採訪寫作都高過筆者甚多，但是他的分社只有他和電務員兩人，同我所主持的軍聞社高雄分社，有健全的組織和人力，並能自行在那裏發稿，可說完全不能相比。因之，那時蔣公在軍中的新聞，採訪及發佈效果，軍聞社都佔盡優勢。

在高雄地區的軍聞社和中央社，雖在有總統的新聞方面及軍中新聞方面，經常在競爭，但是我們不但沒有對立，而且相處得極為和諧，我與方強原兄，至今仍是最好的朋友。他那時不但

不介意我們發稿的效果好，還處處為我們宣傳。他到現在還是喊我「社長」；原因是我們在南部所發的稿子，經常在南部各報中佔有極大篇幅，有時佔有全版三分之一，他覺得筆者是「社長」，在指揮他們刊登。此外，他還代我競選擔任高雄市記者公會總幹事，並支持記者劉振志兄擔任高雄市外勤記者聯誼會總幹事，使高雄市的新聞界，在那段時間，與軍方的配合，空前良好，那時駐南部的國軍高級首長，大都能够喊出每個外勤記者的名字。當時任第二軍團司令的前國防部長高魁元上將，以及當時任海軍官學校校長的現任國防部長宋長志先生，相信都還記憶猶新。

報導送審分外緊張

至於有關蔣公的重要新聞稿之送閱，大都是在晚餐前送到官邸。那時常隨蔣公到南部的是秦孝儀先生，有時是楚崧秋先生。據我記憶所及，他們對軍聞社的稿子，似乎從未作過修正或添加過任何意見。因之，那時每次送稿所耽心的，多不是稿子問題，而是怕蔣公不回壽山官邸去了他處。假如是飛回臺北還好辦，那就是把稿子立即發往臺北，請總社送閱；怕的是到其他地方去，稿子無處送閱。所幸蔣公的生活非常規律，在南部時，不論是主持典禮、校閱演習，或到部隊及地方巡視，大都是在晚間回壽山官邸用餐。在我主持軍聞社高雄分社期間，似乎還未遇到過需要送閱的稿子，無法送閱的情形。

雖然如此，每當寫蔣公的新聞，尤其是寫蔣公訓話的新聞時，心情都分外緊張。因為我所報

導的蔣公訓話，蔣公從未用過講稿，去採訪時必須靠筆記作發稿依據，有些怕有音誤的字句，真是費盡心思研究。記得在「藍星二號」演習時，就曾因趕寫蔣公的訓話新聞，由於心情緊張，與國民大會辦事組前專門委員徐芳楹先生吵過一架。徐先生當時是總政治部二處的上校文宣科長，來南部督導「藍星二號」演習的文宣工作，我當然也在其督導之列。因之使他非常惱火，回去後聽說要簽請撤我的職，為當時的二處處長蕭政之少將所阻止。後來我為此事對徐芳楹先生也深感抱歉！

獨家消息出了問題

我採訪先總統蔣公的新聞，雖然很幸運，未出過紕漏，也未遇到過難以解決的困難，而且發稿的效果也一直很不錯。可是曾經有一件不是蔣公的新聞，却發生了使蔣公大為震怒的「嚴重問題」，使我幾乎要受洩漏重要軍事機密的嚴重處分。

事情的發生是這樣的：民國四十九年的春天某日，我接到陸軍供應司令部駐南部空投補給單位的一個電話，說是他們後天要在屏東的空降場，舉行一次重裝備空投演習，要我們多派幾位記者去作獨家採訪報導。這當然是個極為難得的大新聞，又是主辦單位主動邀請，獨家而又不必去搶，那真是太好了。於是到了這天，我親帶兩位記者前往，飛機上和地面上都有人負責採訪及拍照。當晚將新聞與圖片，在南北兩地同時發出。新聞中強調中華民國國軍，已經有了空投吉甫車

、大砲等重裝備的作業能量。次日國內所有的報紙都在頭版頭條刊出，不久又得知，世界各地的報紙，也多有刊用。這不僅是每個通訊社記者夢寐以求的「滿堂彩」，也可以說是已經成了近乎世界性的轟動新聞。

可是未想到在上午十時左右，我忽然接到總社社長漆高儒先生的電話，說是這則新聞出了大問題，總統在日月潭看到報紙大為震怒，打電話問國防部，為甚麼把重要軍事機密空投能量洩漏出去？他說：這件事現在已震動了我們的「五角大廈」，要我即刻去臺北作說明。

我當然不敢怠慢，晚飯時到了臺北，將此事原委向漆社長詳作報告；他立即撥電話給當時的陸軍供應司令宋達中將。宋中將回答說：這件事是他決定請軍聞社去作採訪報導的。原因是陸軍部多次向美軍顧問團爭取空投重裝備的軍援，美國國防部都說國軍的訓練不夠，尚無使用能力，一直不予同意。最近美軍顧問們向他建議說：他們美國人最相信新聞報導，如果你們把你們的空投能量，讓新聞界報導出來，顧問團用剪貼的報紙作證明去申請，也許會有用。宋中將說：他覺得這個意見蠻好，所以才決定這樣做。

這個理由，自然很正確，所以次日由國防部向總統報告之後，事情也就過去了。

主持戰地日報編務

我後來離開高雄，是到金門擔任那裏的正氣中華報總編輯。這是老同學前華視新聞部主任曾文偉兄邀我去的。他那時是總政治部二處的上校

文宣科長，爲了要把這份戰地報紙辦得更好，他自願前往擔任該報社長。我放棄獨當一面的主管職務，到前線去幹編階相同的這一非主管職務。許多人都感到奇怪。當時的總政治部執行官王化行老師，問我離開高雄有無甚麼遺憾？我回答：那裏太忙了，沒有太多時間好好追個女孩子結婚。所以後來由金門回臺灣的人，他常問他們有沒有準備結婚？使他們都感到很奇怪，怎麼執行官特別關心一個搞報紙的小幹部的終身大事？

在金門的工作也不輕鬆，不過不採訪總統的新聞了，心理上減輕了不少負擔。因為蔣公雖然每年至少要到金門巡視一次，有時一住好幾天，但在那個時候，總統到前線，事前或事後，都是不准有隻字報導的。只是有關總統在其他地方的報導，尤其是訓話的報導，報紙在處理時，都要格外小心，在譯電、編輯、檢排、校對等每一過程都不能稍有疏忽。否則，有了錯誤不能發現，白紙印成黑字發行出去，後果會非常麻煩。所好那時的編輯主任現任行政院新聞局主任秘書朱光亞兄，才高心細；在那段期間，報紙的大小新聞，從無疏失。

隨軍記者初生之犢

在金門一年四個多月之後，調到澎湖擔任建國日報社長，這是一份屬於澎防部的報紙，也是我第二次到澎湖。回憶卅九年在駐這裏的第九十六軍軍報社，初次擔任隨軍記者時的幼稚，如今尚感有些臉紅。最難忘的一件事，是擔任這項工作不久，陸軍總司令孫立人上將到澎湖召集部隊

中 訓話；我奉命前去採訪。怎麼採？毫無經驗，部隊都按建制站得整整齊齊，我連站的地方都找不到。於是就隨着孫上將走上司令臺，上面全是大官，我的老板于兆龍軍長，則同部隊站在臺下。這怎麼辦？真是進退兩難；於是把心一橫，管他的，就站在上面，拿出筆記本錄記。所好無人把我趕下去，事後也蠻覺高興，認為是自己作了一次「權威」採訪。可是不久之後，在隨于軍長視察部隊時，未想到他在車上幽了我一默。他說：「任記者，你的工作最神氣，總司令還親自把你帶上司令臺。」我被幽得抬不起頭來。這一教訓，使我後來每當有高級長官在場的採訪活動，都要警惕自己：謹慎言行，不能有所隕越！

在澎湖時，蔣公曾經去過那裏一次，由於我是那裏的記者公會理事長，澎防部要我轉告那裏的記者，新聞由中央社於總統離去後，在臺北統一發佈，本地記者不得報導。可是澎湖是後方不是前線，那裏的記者不會理會軍方的規定，公會議事長更管不了這一段。所以蔣公離開後的次日，各報都有自己記者在澎湖的報導。由於沒有提供他們統一的報導資料，故內容多不一致，尤對有關興建澎湖跨海大橋的指示，多與事實不符，使當時的澎湖防衛司令尹俊將軍很傷腦筋。他指責我說：「你們當記者的真會找麻煩，我六十多歲了，還得爬在桌子邊上練小楷，向總統寫信，解釋你們亂七八糟的報導。」

要站在道德的前面

我採訪蔣公的訓話新聞，已記不清有過多少

次，但以新聞從業人員的身份，作為蔣公的訓話對象，則只有一次。

那就是民國五十二年四月十七日，在臺北市中山堂光復廳舉行的「第一屆新聞工作會談」。

這是蔣公到臺灣以來，對全國新聞界首長唯一的一次公開講話；這次講話，和我過去所見蔣公在軍中的訓話，完全不同。

蔣公在軍中的訓話，多是很嚴肅，而這次的訓話，則一直面露笑容，好像長者在與後輩閑話家常。

由於這是蔣公很少有的一次訓話，我曾記其要點，謹錄於下，作為本文的結語。那時蔣公曾以「一言可以興邦，一言可以喪邦」告誡新聞界，並下面的話勉勵大家：

「要站在時代的前面，不可落在時代的後面，要站在道德的前面，不要站在道德的後面，要成為社會進步的精神標桿，不可成為社會進步的絆腳石。」

趣味性。時代性。中東問題權威著作

石油財富傳奇

(阿拉伯世界新秩序)

阿拉伯世界北非八國，南亞十二國，自一九七三年以後，石油不斷暴漲。若干國家，擁有世界最大之財富，亟需進行現代化建設。諸如都市計畫、道路開闢、醫藥設施、教育機構、工廠設置，在在需要大量人力。因而鉅量之金錢，數以萬計人口，穿越彼此國境，規模之大，盛況空前。伴隨而來的新思想路線、新消費型態、新政治觀念，百彩紛陳，本書蒐集這些具體資料，描畫正在形成中的阿拉伯世界新秩序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。留心國際政經動態人士允宜人手一冊，定價每冊新臺幣玖拾元，聖文書局有限公司總經理，中外雜誌社代售郵撥〇一四〇四四—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